

“断头路”变“连心路” 共建共治促振兴

——岑巩县思旸镇创新“理由人说 理由人评”基层治理模式解锁乡村振兴密码

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杨光能 通讯员 杨云

“路通了！路通了！”5月10日，岑巩县思旸镇磨寨村村民杨某峰蹲在刚硬化的家门口，望着挖掘机碾过最后一段泥地，眼眶突然红了。这块8平方米的空中地，曾是他与堂兄杨某元争了20年的“战场”——为了一巴掌大的地，两家人从吵架到老死不相往来，连路都故意留成“断头路”。如今，这条“连心路”的贯通，正是思旸镇创新“理由人说 理由人评”工作模式，化解基层矛盾、激活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。

干部多跑腿：扫清文明“绊脚石”

“干部多跑腿，跑出的是产业加速度，更跑出了群众信任度——基层稳，乡村振兴才有‘压舱石’。”思旸镇党委深谙此理。

2023年，盘街村计划扩大蔬菜种植，却因土地边界争议搁浅一年。村民堵路、项目受阻。“明明是好事，咋就推不动？”项目负责人焦急万分。

镇党委班子带头，干部们背起“民情包”启动“敲门行动”。他们白天量地，晚上唠家常、叙乡愁、话发展。3个月，3500次敲门，摸排

出40余起矛盾，其中12起直接卡着产业发展“脖子”。

在盘街村，干部们敏锐发现，矛盾核心并非土地本身，而是村民“怕合作社占了便宜”。对症下药：组织村民代表参观邻县蔬菜基地，算清“土地流转费+务工收入”的明白账；请律师用方言解读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，把“法律条文”变成“田间道理”。

当顾虑被“看得见的收益”打破，引擎终于轰鸣。2024年，盘街村蔬菜种植扩至200亩，拿下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认证，带动200人就业，发放劳务费130万元。乘胜追击，2025年该村特色蔬菜、水稻制种、石花猪养殖齐头并进，村集体经济预计突破160万元，并获评“全国文明村”等荣誉。

这“笨办法”不仅搬开了“绊脚石”，更让群众从“站着看”变成“跟着干”。

“家常话”调解：筑牢振兴“和谐基”

政策文件越讲越僵，法律条文越念越少？思旸镇为干部配备了“新三宝”：方言词典、案

例本、民情包。调解现场，干部不说“根据第X条”，而是端起土碗：“大嫂，你家兄弟分家是不是也吵过？后来怎么和好的？”

在板桥村，7户村民认为养殖场抽取地下水导致自家水井干涸，养殖场则委屈：“我们按环保标准建的沉淀池，怎么会影响到水源？”双方剑拔弩张，甚至有人扬言要砸掉养殖场的水管。

驻村干部兼调解员杨云没讲“相邻权”。他请双方围坐火塘，端上羊肉汤，翻开案例本：“去年磨寨村也这样，错峰抽水、共建水渠后，两家还合伙种牧草呢！”添柴火，他笑着说：“咱思旸人讲究‘退一步海阔天空’，边吃边聊？”最终，“错峰用水+共建水渠”协议达成。

杨云的案例本，堪称全村“吵架史”：2018年唐家杨家因砍树打架，2020年张婶刘婶因养鸡拌嘴……每起纠纷后都附上一张和解笑脸。治理“密码”就在这碗羊肉汤里——不讲大道理，只讲“咱们村”的旧事；不靠硬规定，靠解决问题的巧心思。

“硬疙瘩”被“软办法”化解，“对头”变“搭

档”，振兴路自然越走越宽。2024年，思旸镇通过此法成功化解13起资源纠纷，5起直接助力产业发展。

寨邻来说理：唱响共治“大合唱”

解开杨氏兄弟20年心结的关键人物，是村里72岁的老教师、“调解人”老杨。思旸镇创新机制，从宗族长辈、老教师、退役军人中选出“调解人”，赋予“矛盾调解优先发言权”。调解遵循“阳光”流程：“调解人”用“乡理”说事→干部用“法理”兜底→全体签字按手印→全程录音录像→事后跟踪回访。

面对僵持多年的杨氏兄弟，镇村转变思路，变“主导”为“组织”，将调解室搬到田间地头，火炕边上，由老杨主持，寨邻参与“评理说事”。老杨没有讲法律，而是翻出杨氏族谱：“咱们祖上规定，‘同宗同脉不阻路’，你们堵的是路，断的是子孙的福啊！”接着，他又说起自己年轻时因宅基地与堂哥闹翻，后来堂哥病重，他主动照顾了三年：“血浓于水，路通了，亲情才能通。”

为避免“和稀泥”，“阳光调解”机制确保公

开透明。2024年以来，全镇通过“理由人说、理由人评”化解历史纠纷20起，无一反弹。更可喜的是，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调解人员队伍。盘街村张大姐感慨：“以前觉得调解是干部的事，现在我也能说上话——上周还帮邻居调解了灌溉纠纷！”

如今，杨某峰家门前的“连心路”已成“致富路”：蔬菜园的卡车轰鸣而过，孩子们嬉戏追逐，大人们商量着成立“旅游合作社”。2025年，全镇多个因矛盾化解而加速的振兴项目遍地开花。

站在蔬菜园边，望着连绵青山，镇党委政法书记王辉道出真谛：“基层治理没有‘万能钥匙’，但有一条铁律——把群众的事当自家事，用群众的话解群众的结。”

思旸镇的实践印证：当“理由人说、理由人评”的声音盖过争吵，当“家常话”融入治理，基层就稳了，基层稳，乡村振兴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大、更稳、更有底气，这就是解锁振兴的朴素密码。



召开“坝坝会”调解纠纷



田间地头现场调解



深入村民家调解

锦屏县平略镇：

金丝皇菊走出大山香飘世界

通讯员 罗朝杨 石叶宏

秋日的阳光洒在锦屏县平略镇的山岗上，盈辉股份农民专业合作社（盈辉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）（下称“联合社”）的仓库里一片繁忙景象。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一箱箱封装好的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搬运装车，这些从大山深处走出的“黄金花”，正带着平略镇百姓的期盼，通过贵州本色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物流网络，奔赴省城贵阳，即将在万千市民的茶餐桌上绽放芬芳。

“2022年3月，平略镇党委、政府立足当地实际，牵头成立了盈辉文旅联合社，创新构建起‘党支部+联合社+合作社+公司+家庭农场+农户’的多元发展模式。”平略镇党委书记卢秋米介绍道，“我们在平放、永宁、打岩塘等村寨，把一块块闲置的荒坡地充分利用起来，大力发展金丝皇菊产业。”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与发展，如今平略镇的金丝皇菊种植面积已突破200亩，建成了3个标准化种植基地。这不仅让曾经的荒坡变成了“聚宝盆”，还为当地30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，产业年产值可达160万元，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。

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，让这朵“菊花”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，联合社投入资金引进了先进的烘干、冷藏等设备，对采摘后的金丝皇菊进行精细化加工，成功开发出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茶系列产品。从新鲜的菊花到香醇的菊花茶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平略人的匠心。

“我们的金丝皇菊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，这里生态环境优越，空气清新，土壤肥沃，为菊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。”八洋村村委会副主任、联合社负责人范超伟拿起一盒包装精美的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茶，自豪地向我们介绍。“而且每一朵菊花都是经人工精心采摘，再经

过冷藏保鲜、高温烘干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，最大程度保留了菊花的天然花香和药用价值。”据专业机构检测，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茶富含黄酮类化合物、菊甙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成分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明目护眼、降血压降脂等多种功效，凭借着优良的品质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。

近日，贵州本色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联合社达成合作，一次性采购了1156提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茶，采购金额达10.4万元。这笔订单的达成，标志着平略镇的特色农产品正式敲开了贵阳市场的大门，进一步拓宽了“阿略家”品牌的市场空间，也为后续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随着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，平略镇顺势而为，着力打造“金丝皇菊小镇”IP。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，漫山遍野的金黄花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赏游玩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万人次。

如今，平略镇的金丝皇菊产业已形成了一条集“种植、加工、销售、旅游”于一体的文旅融合全产业链条。围绕着菊花产业，当地的打卡地、农家乐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不仅丰富了产业形态，还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。

从深山里绚烂的花海到省城贵阳的茶桌，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的畅销，不仅仅是让村民们端上了增收致富的“金饭碗”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平略镇探索出了一条产业振兴的新路子。正如平略镇党委书记卢秋米所说：“这朵小小的致富花，不仅开出了经济效益，更开出了乡村振兴的精气神！”相信在未来，“阿略家”金丝皇菊将飘香更远，平略镇的乡村振兴之路也将越走越宽广。



金丝皇菊装车销售

从“靠山吃山”到“养山富山”

——访台江县革一镇茅坪村茯苓基地

通讯员 张德冲

初秋的阳光透过松针洒在山地上，台江县革一镇茅坪村的茯苓基地里热闹得像开了锅。十七八个村民弓着腰抡起锄头，“呸”一声下去，褐色的“土疙瘩”便从松针覆盖的土里滚出来——大的足有十多公斤，小的也沉甸甸压手。一天下来，几千公斤茯苓堆成了小山，在姜政雄眼里，这些不起眼的块茎，比金子还珍贵。

从“守望薄田”到“敢闯新路”

今年50岁的姜政雄，是剑河县柳川镇巫堆村的苗家汉子。十几年前，他还是个典型的“靠山吃山”的农民：家里两亩薄田种着玉米和水稻，养几笼鸡鸭，一年到头忙下来，收入刚够糊口。“那时候最怕孩子生病、老人住院，手里攥不住一分钱。”他挠着后脑勺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过去的窘迫。

是什么让他敢打破祖祖辈辈的活法，在茯苓种植这条路上闯出“飞地”模式？答案藏在他“穷则思变”的韧劲里。“看着别人外出打工能盖新房，我就想，咱山里人不能总守着穷山窝。”对好日子的盼头，成了他种“茯苓”不渝的初心。

从“血本无归”到“摸出门道”

姜政雄的茯苓路，是从“摔跤”开始的。2015年，他听说茯苓值钱，揣着东拼西凑的5万元，在山上试种了一片。可没技术、没经验，菌丝刚冒头就被白蚁啃了个精光，最后颗粒无收。

“那天把账本摊开，老伴抱着头蹲在门槛上哭，半个月没跟我说话。”姜政雄记得清楚，当时信用社的还款通知也来了，催款电话一天响几遍。他硬着头皮去信用社延期，回来时腿都在打颤。“那会儿真觉得天塌了，可躺了两天想通了：认输，这辈子就真翻不了身了。”

当年秋冬，他揣着仅剩的积蓄，跑到湖南靖州的茯苓种植基地“拜师”。白天跟着技术员蹲在地里看菌丝生长，晚上记笔记到深夜，把“如何选松苑、怎么控温湿度、用啥法子防白蚁”全刻在了脑子里。回来后，他在山上搭了个棚子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查看，追肥用腐熟的松树皮，防虫靠草木灰和诱杀盒，连松针覆盖的厚度都按厘米算。

2016年秋，第一批成熟的茯苓挖出来时，姜政

雄捧着十多公斤的“大家伙”，眼泪直往下掉。“卖了钱先还了贷款，还剩3万多元，给老伴买了件棉袄，她那天笑的，比过年还开心。”

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带富一片”

十年过去，姜政雄的茯苓基地早已跳出了剑河：台江县革一镇茅坪村的3000多株茯苓，按每株产15公斤算，能收4.5万公斤，按市场价每公斤6元，光这儿就有27万元收入；剑河县南哨镇章汉白寨、观么镇巫包村的2500多株也快熟了，今年总产值预计能超50万元，净利润30万元。

“姜老板的地，就是咱的‘钱袋子’。”茅坪村的杨老格一边装茯苓一边说，他每天来基地干活，自己带饭，一天150元，一个月能攒4000多元。“以前在外地打零工，顾不上家，现在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，孙子上学都能接济了。”

姜政雄的基地里，像杨老格这样的村民还有不少。“一年光劳务费就得发40多万，养蜂、种茯苓加起来，能带动3000多人就业。”他指着不远处学技术的几个年轻人：“不自己给钱，还教他们怎么选地、怎么管理，以后他们自己也能搞。”

从“砍树留白”到“林下生金”

“种茯苓，得懂山、爱山。”姜政雄摸着一棵松树说。茯苓是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，既挑土壤——得肥沃、透气、湿润，又得有“宿主”——砍伐后留下的松树苑。这些年，他跑遍了台江、凯里、剑河的山林，只要有砍伐指标的林地，就去调研土壤酸碱度、松苑密度，再跟村民谈流转，“得说好，采完茯苓要补种树苗，不能光图挣钱毁了山。”

如今，他的茯苓成了“香饽饽”——既是中药房里的“常客”，能利水消肿、健脾安神；又是餐桌上的食材，炖肉、煲汤都能用。“市场缺口大，根本不愁卖。”他笑着说，自己还养了400多箱蜂，蜜蜂给松林授粉，蜂蜡能防白蚁，茯苓地的杂草成了蜜蜂的蜜源，“种养循环，山越养越肥，钱越挣越多。”

站在茅坪村的山坡上，姜政雄望着漫山的茯苓田，眼里亮闪闪的：“以前‘靠山吃山’是砍树换钱，现在种茯苓是‘养山富山’。我想带着更多人干，让这山坳里的‘土疙瘩’，变成乡村振兴的‘金疙瘩’。”